

山岭下的黄公村，  
田畴平整，屋舍俨然

# 黄公庙 挥之不去的记忆

刘正平



记事本

## 故乡的老屋

尹建英

炎陵县河湾镇洞里村城上组汤家屋背岭山脚下，依山就势隐于万山丛中一处平岗上，并排着五栋土坯混搭的房子，我的老家便处于中间位置，是唯一一幢土黄色外墙裸露的房子。

2016年合并建制村的时候，洞里村更名为九都村，从一都到十都的排序实在缺乏新意，我更愿意叫它洞里，它也是个山窝，一个被大山环绕与宠爱的洞，幽静而淳朴。

爸爸是家里的长子，有四兄弟两姐妹，长兄为父不是虚传。爷爷曾说“我大崽回来了，我就不怕了”，那个时候的“不怕”无非是有饭吃，有屋住。爸爸初中毕业受太爷爷政治成分影响没能继续上学，回家挑起了一家老小生活的重担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什么农活分工爸爸就专挑什么活干，曾经一天插了4亩田——4亩田什么概念，很多人家一年双抢的总面积都不到4亩田。一年后，扭转了家里年年超支的困局，还略有盈余，第二年以436块钱的价钱买下了洞里村城上汤家屋一户人家的老宅，缓解一大家子住房紧张的问题。1976年，拆后大宅重建，便有了我记忆里的老屋，我在这里出生，住到六岁便搬进了老屋，但童年的许多趣事都是关于老屋的。

老屋是清幽的。老屋在村子的最南边，三行六间，住着我们与叔叔一家，共十人，叔叔家住左边，我们住右边，客厅共用。屋前有个禾坪，往前是一个大大的鱼塘，中间一条村道通往牛形窝与烂坝里，正屋后面是一排生活用房，厨房、猪圈、鸭圈、牛圈等。老屋的清晨总是被鸡鸭鹅早早地叫醒，大着嗓门的赶路人不消闲，碰面了总要有一搭没一搭说上两句。不忙的时候，与叔婆、阿姨们凑一起打牙祭，汤圆果、油煎米果、斗笠米果是常三样，几大家子人热乎乎开三个两桌。大快朵颐后继续搭伙干活儿，春天挑豆种，冬天拣茶籽，日子就在一搭一合中冬去春回。

老屋是热闹的。老屋的夜总是特别活跃，组里南片干活晚归的村民把打谷机抬到老屋的禾坪存放，双抢的季节，每天都有四五台打谷机整齐地摆放在禾坪，打谷机倒扣着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，捉迷藏、野餐、玩蛴螬、逗蚂蚁，甚至将厨房的调料也搬来，大人们并不恼，任由我们闹。晚上我们就躺在打谷机底座板上数星星，看萤火虫忽远忽近地张望，偶尔也拿个灯笼满坪追逐，将捕获的萤火虫装进透明瓶子里。大人们则聚在一起摇着蒲扇闲聊，聊田地的收成，聊白天的劳作，当然，更多的是家长里短的琐碎。

老屋是世俗的。爸爸爱折腾，尝试了许多门路，办米石场、养水鸭、搞生猪养殖、养白鹅、种大棚蔬菜……老屋楼上楼下，拢共四间通仄的房间，串门的人却特别多，有来谈生意的，有来借钱周转急用的，也有请爸妈劝架的、要帮厨勺勺的，还有知识青年每次下村到村里要爸爸改善伙食的……妈妈生我坐月子的時候，知识青年们一点不避让，直接在妈妈的月婆房里吃饭喝酒，谈笑风生（按照家家人的风俗，月婆房里一般人是不能进的，就算亲戚也要征得主人家同意）。爸爸估计是对饥寒交迫的日子有一种潜意识的补偿，吃一直舍得，我记忆中家里有人过生日，煎荷包蛋是用脸盆盛，土鸡土鸭一只一餐一锅地，围桌上的簸箕常常晒有米粉肉，油炸的泥鳅用坛子装，吃不完的鸭蛋制成咸蛋。童年的餐桌是流动的，盛一碗饭可以从这家吃到那家，可以从你的碗里夹个盐辣椒，从我的碗里顺点霉豆腐。

老屋是纷争的。童年的老屋也不只有和谐欢愉，就像一个大剧场，有时也上演过斗片。我们与叔叔家三个小孩，年龄相仿。农忙时候，6个孩子抢门槛坐坐爸妈回家。门槛有一米见长，实木做的估摸着20公分宽，两端嵌在两块大大的麻石上，门槛同时坐不下6个孩子，谁先占到位置或坐或躺全凭个人自由，趴在门槛上睡觉是我们都干过的事。有一次为了争门槛，两个孩子用水炭在对方的门上、墙上、楼上画满了乌七八糟的东西，6个孩子的“杰作”就是整个房子的内墙够得着的地方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。第二天继续前一天的怨气，在禾坪中间摆上石头划上“三八”线，连鸡鸭也不能越界。

老屋是无余的。老屋门前有个一亩左右的鱼塘，左边临坡，梨树、桃树倒映水面，右边栽满柳树，树影婆娑。清澈的鱼塘总是特别热闹，洗红薯、洗花生、洗土豆、洗凉薯、洗芋头、洗猪草什么都有，激起水花一浪高过一浪。晚上收工在水塘里洗涮是一天劳作结束的仪式，年底了每家每户还能分到一些鱼。自从邻居家的7岁男孩在水塘里溺水而亡，大人们再也不允许自家孩子靠近水塘。爸妈每次出远门都将我们三个反锁在屋子里，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黑色的长条形桌子，我们兄妹三人就趴在桌子上，贴着圆木条的窗框看门前的风景。一次，外公老远来家里，进不了门，只能隔窗看我们，满眼心痛又无奈。再后来，水塘改成了水田，秋起，风吹稻浪橙黄橙黄的，终究恢复了些生气。

后来，我们家与叔叔家都搬进了老屋，周边的邻居也陆续搬到村子中心或镇里，县里更热闹的地方去了，留下我们兄弟姊妹成长足迹的老屋仍孤零零地立在那里，很多年没回去过了，我想它了。

仗县西北角崇山峻岭中那小山村，曾是生养我的故乡。屈指一算，离开这片土地已55年了。

西面苏家冲，南面石溪冲，北有形岭冲和炉下冲，五条山脉像奔腾的骏马，夹峙着四条山冲和溪流齐汇于一处，形成一块约500平方米的小坝子。小坝子西面九龟山下有座古庙，叫黄公庙，该地因此得名，泛指周边数里地域。

(一)

黄公，传说是古代一部落的首领，镇守形岭之巔。忽一年，连续七、四十九天暴雨，洪流滚滚，山崩地裂。山下层层叠叠的梯田，沦为一片汪洋。黄公率部下下山，疏通河道，拯救灾民。因功绩显赫，被天帝封为辖管一方的神明。

这种传说并非全然空穴来风。形岭主峰上曾建有黄婆庙，传说原是黄公夫妇的住所，至今还有庙的遗址。当地《沙村皮氏族谱》载：“黄公庙，源自形岭之巔，飞身栖灵于此，其基地为我氏祠祠所有。时周仁祖倡构堂祀焉。因土木之建，不可历久，每隔数十年需拆旧重建。自道光七年(1827年)，均由皮氏族人承建修之。”

庙很小。前面是宽阔的亭台，后面一间宽四米、进深3.3米的阁子间，内立黄公神像。

庙左侧附有三间厢房，供庙祝居住和祀事活动之用。1954—1963年，为中心生产大队管委会驻地。因这里为中心生产大队、中心村。2011年，中心、形岭、公平三个行政村合并为一村，回归历史地名，称黄公村。

2012年，黄公村人尊重历史文化，严格按古庙原结构、原规模重建。不搞寺庙经济，不落“宗教搭台，经济唱戏”的俗套。古庙从古至今，从未收取半文香火钱。

庙南约半里地，几株参天古松下，一块废弃了的荒坪，是民国中将刘进的故居遗址。刘进(1904—1950)，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，历任国民军45师师长、27军军长、24集团军副总司令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连年灾荒，饥肠辘辘。黄公庙人为了抗御日寇，也为了填肚子，纷纷投奔刘进的部队当兵吃粮。亲带亲、邻帮邻，这一千余人。

北面的形岭，海拔670多米。以山脊中分，北为醴陵市的贺家桥镇，南为仗县坪阳乡的黄公村。形岭南面山腰上有块坑坑洼洼的坡地，住着七户山民，原称大雅生产队。一道急流从溶洞里涌出，千回百转，流至峭崖边，悬空而下，飞珠溅玉，响声如雷。清人刘步闾的《大雅瀑布》诗曰：“大雅四面拥烟萝，一道飞泉乱石过，宛如鼙鼓奔阵马，恍若天上落银河。至此到底留不住，终归大海湧长波。”

(二)

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，层层叠叠全是梯田，全靠老天下雨和山泉水灌溉。我印象最深的是1963年夏秋之

交，连续百天不雨，溪河干涸，人们便找地下水。山溪间挖着一个连一个的沙湖，深丈余。用古老的水车将水运进禾田。田离水源远，只好用水车层层递送。十几条水车摆成一里多路的长蛇阵。

操作水车，或手摇或脚踏，都是拼力气的活。那年我18岁，高考考场败阵回家，就走进了这个更严酷的考场。我们几十个劳动力全都赤身裸体，只穿一条裤衩，肩搭一条脏如抹布的擦汗巾。日夜连轴转，白天顶着火辣的日头，晚上忍着蚊虫的叮咬。每天累得全身就像散了架。两个多月才结束，脊背晒破了皮，遍身红红点点的都是被蚊虫叮咬的疤。但因沙湖的水越来越多，大部分禾苗仍然被旱死。

为了应对旱情，只能广种早粮作物。大片的坡地、梯田都栽种红薯、高粱、荞麦等。记得小时候，娘老在晚上剁菜。灶黄的小油灯碎碎的一片炸响，就像放机枪。刀豆、豆角、芥菜、萝卜等，削得细细碎碎的，晒干后拌米做饭。到了秋末冬初，既要红薯全部挖回来，又要挖晒红薯干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，常常彻夜不眠。

煮饭很有门道。清晨，将水开下来，米尖爆开即捞出——煮久了米成团，掺入菜干拌不匀，煮嫩了饭蒸不熟，娘能“恰到好处”地把握火候。饭锅里常年黑乎乎的，似猪食。又苦又涩，太难吃了。

穷则思变。数十年间，在党的领导下，黄公人不屈不挠、卧薪尝胆，改造这里的山山水水。1958年，修建消灭冲水水库，蓄大雅瀑布等沟壑整整奔泻而来的山溪水，但限于人力物力，称水库很牵强，修建的只是一口大山塘，仅能供下游五个生产队的灌溉。1966年，为充分利用水力资源。结束下游可受益的坪台、坪泉、坪塘等生产大队的劳动力，将坝体加宽加高。九百多个民工吃住都在茅草搭就的工棚里，手挖肩挑，日工夜战，其中有四名民工因山体滑坡付出了宝贵的生命。经两年多的拼搏，终于将原来的山塘提升为小1型水库，蓄水量为13.7万立方，灌溉面积为三千多亩。

1965年，修建石头冲水库，可满足苏家冲下半截农田的灌溉。1975年，利用石溪冲尾一片低洼沼泽地修建下山塘水库，解决了整条山冲600多亩农田的灌溉。

改革开放后，偏远的小山冲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2011至2019年，国家立项加社会集资，将农田、道路、渠道综合治理。把大部坎坎洼洼的梯田挖高填低，因势利导，多垌合并，改造为适应农机操作的高产稳产田。黄公村，多年荣获县粮食生产先进村，一个山区村能获得这样的荣誉，堪称奇迹。

靠山吃山，油茶是仅次于粮食生产的重要产业。充分利用和开发山地资源，辟有油茶林6000多亩，大力引进“武陵源”优质油茶种苗，为全县油茶高产示范区。开辟连生杉林800余亩，国外松1800多亩，名贵花木基地300多亩。房前屋后见缝插针，栽种果树花木。连接各村民组的主道均为林荫道。

大大优化了生态环境，又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，荣获省绿色村庄的称号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全村只有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羊肠小道。路上行人络绎不绝，或独轮小车吱吱呀呀，或扁担颤颤悠悠的，一步一挣扎，一步一咬牙，将山里的特产挑去16公里外的皇图岭圩场卖。往返一次，累个半死。1993年，开拓坪黄(坪阳庙乡政府至黄公庙)公路，后又从黄公庙延伸，修建了西往大桥乡、南往丫江桥镇的两条公路。每天有十几个班次的中巴车，从皇图岭汽车站发出，经黄公庙，去大桥乡、丫江桥镇。偏远的村落成了县西北角一个小交通枢纽。

1995年，经县相关部门批准，在古庙前征地十余亩，开办农贸市场。许多人纷纷来这里投资置业，两年后，即形成了一条“丁”字形的街道，六十多家商铺。农历的二、八为圩日，许多商贩赶来收购山货。各种商品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车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当地盛产的茶油、生姜、辣椒、药材等，可一蹴而就，摆在家门口出售，或让商贩收购。

(三)

我是在1969年离开这块地方的。那年，我二十四岁，结婚才一年。秋后，大队集中所有的劳动力修造险峻冲水水库，用当时的话说叫锁门下降，意思是家里不留人。每天累得精疲力竭。

进入寒冬，天气奇冷，老婆满手冻疮，一道道皴口子像娃娃的嘴，红殷殷的，渗着血。这个地方太穷太苦了，她要我和她去她娘家过日子。她娘家在六十多公里外的莲塘公社，一马平川地，酒埠江水库的渠水全覆盖，灌溉自流，无需吃这等苦头。我答道：“你先去试试吧。”“试什么试?你不去，我可走了哈。”意思就是和我分手。无奈，只好随她一同迁到莲塘场。为了叫我吃下定心丸，她捡了一颗光滑的鹅卵石往小池塘里一扔，发了个狠誓：“石头浮起来，我就同你再回到这鬼地方。”

以后几十年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为了生计疲于奔命，很少回来看看。老来怀旧，总想起儿时的那些人和事。闲着没事，反正公共汽车方便且免费，这些年常来这小山村里逛逛。

这群山怀抱中的小山村几乎一年一个变化。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，喝的是引流大雅瀑布纯正的矿泉水。呼吸的是抚过茂密树梢飘来的风。偏僻但不荒凉，热闹却不喧哗。土地交给种田大户，只管坐收田租。年轻人在外闯天地，各忙各的事业。老人们都那么清闲，那么怡然自得，每天种点蔬菜、养几只鸡鸭、看电视、玩手机、打打牌。

岁月是把杀猪刀，离开这里时，老婆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媳妇，一晃就七十好几了，背驼了，还有轻微的哮喘病。踏上这片土地，症状就消失了。她不禁感慨：“这地方真好养老哟。”但觉得太晚了。

我白了她一眼：“都是你……”



黄公村村口牌坊